

我家住在运河边

小巷深处
藏着一座百年老宅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一砖一瓦 凝聚历史

“这里原来是会客厅，会客厅前是门廊，沿着门廊向东就是大门，正冲着街巷。当年，门口还有两座石狮子。”张遵芳一边讲述，一边打开了宅院的大门。

走进屋内，木香弥漫，那些梁柱、斗拱、椽檩依然紧紧榫卯相扣，稳固地支撑着这座老宅。岁月的痕迹，镌刻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张遵芳说，这座老宅的主人张良谟，是他的大爷爷。张良谟兄弟四人，排行老大，和他爷爷是亲兄弟。

张家世代务农，居住在运河边。到了晚清时期，这个庞大的家族发展到了40多口人，几亩田地养活不了一家人，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作为家中老大，张良谟很小便出门打工，扛活、装卸，一路漂泊到天津。

“俺大爷爷长得高大英俊，头脑灵活，也肯吃苦。”张遵芳说，张良谟在天津打工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颇受人赏识。他抓住机会，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天津福星面粉厂，又参与了沧州面粉厂的创建，潜心经商，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张遵芳曾听父亲说，大爷爷先是在天津盖了一处房，而后又回老家盖了这处房。大概是在光绪末年。当时，包括砖、瓦、木料，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天津经运河一路运回来的，就连盖房子的木匠、瓦匠都是从天津请过来的，在四里八乡曾名噪一时。

“房子一百多年了，有多处损坏，但即使屋顶掉下来的瓦片，我都会仔细收藏保管。”说着，张遵芳和老伴儿拿出了几片瓦，雕饰各有不同，有祥云，有花纹，更多的是没有雕饰过的灰瓦。据说，是为了防止屋顶积水而特意设计的。

他还说，最初的老宅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占地三百多亩，有几十间房，北侧依偎着运河。张良谟多年在外打拼，除了每年回家探望母亲，很少回来居住。

远处是高楼林立，眼前的张家宅院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恍惚间，我们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岁月深处。

为国为家 兴办实业

张良谟是谁？在厚重的历史扉页上，他只留下了一句简单的介绍：张良谟，天津福星面粉厂、沧州面粉厂的创始人之一。

但他又是一个不能抹去的名字，因为他参与的天津福星面粉公司，是天津市第二大知名面粉生产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在面粉

▲老宅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

►张遵芳说起宅院的故事滔滔不绝



行业中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而他参股的沧州面粉厂，在历史上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这一切，还要从张良谟与一个人的相识说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年代，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实业家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后，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彼时，张良谟已经是同顺永斗店的副经理，精通小麦的收购，是面粉业的行家。私下里，他和东家刘彭久交往甚密，对方一直想干实业，他便建议筹办一家面粉厂。经过筹措资金，天津福星面粉公司于1920年正式建成并投产。

第二年，张良谟又出资，和徐锦堂等人共同建立了沧州市面粉厂，厂址在南川楼。当时，名为“富利育记面粉公司”。

但在战争年代，两家面粉厂都历经坎坷。

天津沦陷期间，由于日本人强行管理，福星公司经营趋于困难。因为与日商的竞争矛盾，作为福星公司协理的张良谟被抓，监禁几个月后，才得以释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国内产麦区多为解放区，小麦收购困难，再加上美国面粉倾销，福星公司生产经营更加困难，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前夕。1953年，福星面粉公司成为天津市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为天津市面粉厂。

而1941年，侵沦日军强占面粉厂，改名为“沧县朝日面粉公司”。沧州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千方百计与日军斗争，破坏生产。1947年6月15日，沧州解放，面粉公司回到人民手中，交由渤海行署一分区接管，改名为“沧州市大兴面粉厂”。1948年11月25日面粉公司移交由朱德总司令任名誉董事长的北京新中国经济建设总公司。沧州市面粉厂在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近50年中，为保障军队和市民口粮供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百年老宅 历尽风雨

关于张良谟的生平经历，张遵芳也不甚了解，只通过父亲在世时的讲述，拼凑出零散的记忆。但他留下的这座古宅，却在一百多年里历尽沉浮。

1937年9月，日军攻陷捷地后，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惨案，还占领了张家这座古宅。

“父亲在世时曾说，光在俺们家西院住着的就有120多名日军和汉奸。这之前，俺们家老少已经搬离了这里。”张遵芳说，汉奸刘佩忱曾在这里驻扎。沧州城解放前后，张家宅院曾作为区部的临时指挥所。再后来，捷地公社就搬到了这里。

有一段时间，张家日子紧，便把北边几间房卖了出去。到现在，只剩下了南面的三间房和院子。房子空了出来，没有人居住，但时常有人打听想买，都被张遵芳拒绝了：“现在留着，就图个念想，想想祖上的荣光。”

“其实，打盖了这房，家人也没住过几年。大爷爷更是很少回来住。”他说。

20世纪50年代，张良谟病逝于天津，但故土情深，去世后，埋葬回了老家。每年清明节，他的家人都会从天津赶回来祭拜。

张遵芳和家人一辈子住在运河边，挨着老宅。没事时，便过来修补修补，到运河边散步游玩。“电视剧《换了人间》里有一段，毛主席表扬天津面粉厂在战争期间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这段故事我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总觉得有俺们张家的影子……”说着，张遵芳笑了。

历经沧桑的张家老宅，见证了百年历史。城市的新与旧、过去与现在，在这里融汇得恰到好处。

重庆武师沧州“寻根”

杨静然 杨福才

日前，重庆渝中区武协主席、国家级燕青门正骨派第八代掌门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燕青门正骨疗法传承人朱怀宇携武协人员到访沧州，与沧州武协交流技艺，共话武术传承。

寒风呼啸，却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在沧州武术界有关领导及家乡人的陪同下，朱怀宇带领20多位重庆赵锦才门人来到沧县李天木镇崔庄，在赵锦才墓前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纪念一代武术名家赵锦才。

矩、人品端正。”朱怀宇说。

1958年，在重庆市政府的邀请下，赵锦才牵头创办了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当时，重庆市政府特批赵锦才每月280元的工资待遇，以示对他精湛医术的重视。在医院，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培养了一批武医于一身的骨科医生。

上世纪60年代初，赵锦才作为医学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为创办医院作出突出贡献。

赵锦才的挚友朱鄂，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时期曾到重庆。1948年临终前，朱鄂将5岁多的儿子朱正刚托付给了赵锦才。他将孩子接到家中养育，视如己出，还将燕青拳及燕青门中医正骨诊疗技艺倾囊相授。朱正刚后来成为重庆燕青门中医正骨第七代掌门人。

如今，燕青门正骨医术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正刚的儿子朱怀宇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第八代传承人。盛行在西南重庆、成都一带的燕青拳、中医骨伤科医术，正是由于赵锦才的海人不倦才得以传承发扬，并在西南地区生根发芽。

三

2016年10月，朱怀宇率20多人的武术代表队参加了第九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比赛，取得了4金、6银、4铜的优异成绩。比赛结束，朱怀宇带着徒弟们来到沧县李天木镇崔庄村，这里是他们的“根”。

在赵锦才墓前，弟子们焚香、跪拜，大家还参观了赵锦才故居和学医练武的地方。

回到重庆后，为纪念赵锦才的医德武艺，朱怀宇在他的医院正厅建起“赵锦才纪念馆”，并把每年的3月5日定为他们的祭祖日。每到这一天，他都会带领众弟子诵读门规，教育他们要恪守德行，这在当地影响很大。

这些年，沧州、重庆因武术相牵，一同传承着赵锦才的武德和医术。朱怀宇说：“对我们燕青门的习武者来说，到了沧州，就找到了武术的源头。我们非常激动！”



我家的生活见证祖国发展

张胜军

年纪越大，对一些事就越难以忘怀。从衡水景县农村走到中捷农场，工作了一辈子，我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也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真切地感受到70多年来祖国的变化。

1958年，我从衡水市景县农村招工来到了中捷农场。来时推着一辆木头车，那是我唯一的劳动工具，当时住着不足10平方米的土房子。虽然生活艰苦，但我对未来充满期望，有信心通过努力改变家庭的生活。

1968年—1978年，爱好写作的我在报社任职评报员，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认可，并给我颁发了奖状。正是因为这张奖状，让我顺利考取了技师证，使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在此，我向报社的领导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1981年，我的儿子张其海创业建厂，并表示要下岗职工再就业敞开大门。建厂后，近百人的厂区基本是下岗职工。儿子张其海现在是民营企业企业家、中共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04年被评为全国民营企业

家，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6年，中捷友谊农场五十华诞，他获得“十大杰出人物”荣誉称号；2016年，中捷友谊农场六十华诞，他又获得行业先锋奖……我常常想，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多么自豪的事啊！每每忆起这些，便会心潮起伏，一方面为自己坎坷的经历而慨叹，另一方面为年老后苦尽甘来而欣慰。所以，我爱写作，喜欢拿起笔把走过的路用文字记录下来。

在这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便是居住环境的不断改善，从最初的小土房搬进了现在的别墅楼房，从木头推车到现在出门坐汽车，让我觉得今天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

在我耄耋之年，儿子的公司又扩建了两个新厂区，孙子张硕2008年拿到英国留学，毕业后把新的管理理念带到公司，并带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才能够稳步向前、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屋顶上造型精美的瓦片